

## 章鈺四當齋藏書入藏國家圖書館始末

汪桂海

**內容提要：**本文根據館藏檔案文件詳細記錄了章鈺四當齋藏書入藏國家圖書館全過程。

**關鍵詞：**章鈺 四當齋 古籍 捐贈 採訪

章鈺（1865—1937），字式之，又字堅孟、茗理，別署甚多，有蟄存、充隱、鷗邊、北池逸老、負翁、晦翁，晚號霜根老人等，長洲（今江蘇蘇州）人。

章鈺藏書甚富。據《章氏四當齋藏書目》附注：四當齋藏書總計 3368 部，72782 卷半，21598 冊。此外，尚有少數章氏手澤及善本數種未計入此數。購買宋元本，為章氏力所不逮，故所藏宋元本甚少，但他有許多名家校抄本或稿本。他曾說：“藏書一事，舊刻可貴，名人手跡尤可貴。兼斯二者，可貴為何如！或以碎金斷璧目之，不足與於此道者也。”<sup>①</sup>

章鈺去世後，其遺孀章王丹芬遵囑將部分藏書捐贈給章氏曾就讀的燕京大學，大部分藏書則以寄存名義存於燕京大學。新中國成立後，其子章元善把寄存於燕京大學的藏書，即《章氏四當齋藏書目》子類與丑類所著錄部分，共計 937 種，捐贈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

有關四當齋藏書捐贈國家圖書館的始末緣由，由於事情過去了五十餘年，當事人均已辭世，現在很少有人瞭解。本文根據部分原始檔案，將捐書的經過梳理清楚，刊佈於此，以為紀念。

1937 年 10 月，章鈺去世後，夫人章王丹芬遵遺囑，將其藏書一部分捐贈、另一部分寄存於燕京大學圖書館。按照雙方協議，寄存部分的期限是五年，五年之後，由章家決定“繼續寄託，或改作贈與”，或提回。<sup>②</sup>1952 年，恰好是四當齋藏書寄存燕京大學圖書館的第二個五年到期，而此時的燕京大學作為美國在華創辦的高等學校，已經在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併入北京大學，原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書也併入北京大學圖書館。章鈺之子章元善先生開始考慮寄存書的去留問題。最初，章元善打算捐給中央文史館。在與文史館館員夏仁虎先生談及此事時，夏仁虎先生認為藏書應贈與更為合適之處。吳慰祖先生從夏仁虎先生處獲知這一消息，很快就給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寫了一封信，建議北圖聯繫章元善先生。國家圖書館檔案中存有吳先生的信函原件。原文如下：

查章氏四當齋遺書，雖已捐存燕京大學，其式之先生手稿批校一類，所有權仍屬諸後嗣。茲聞某宿學云，章氏後嗣，即元善先生，曾告以擬將此類別謀捐贈，

以垂久遠等語。未識

貴館有所聞否？竊意此類善本，苟托付非所，散佚可慮，似以能歸

貴館為最得其所。爰不揣冒昧，貢所鄙陋，祈

察奪焉。此致

北京圖書館

閱覽人 吳慰祖

五二·六·五

吳慰祖先生，江蘇吳縣（今屬蘇州）人，藏書家，版本學家，曾校訂《四庫採進書目》（商務印書館，1960年）。《續補藏書紀事詩》有小傳。吳先生是北京圖書館的老讀者，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定期到古籍善本閱覽室閱覽圖書，與閱覽室的工作人員很熟。正是基於這層關係，吳先生在得知章元善先生欲將寄存書別捐他處後，首先想到北圖，及時提供了這一信息。

接到吳慰祖信函後，北京圖書館對此事很重視，即刻安排善本部高熙曾與採訪部楊殿珣負責聯繫與調研，很快清楚了此事的原委，並上報：

經與採訪部楊殿珣同志向吳慰祖先生共同進行瞭解，據吳君稱：“前聞夏仁虎先生談及章式之先生後嗣章元善君欲將此批書稿捐贈文史研究館，而夏先生謂不如捐贈他處較為適宜。故建議我館可以進行。”是章元善君本擬捐贈文史館，改捐我館之意乃吳君提出。進行與否，祈予裁奪。此上

善本部 高熙曾 六月十一日

張館長：

又此批書稿，以章校《通鑑》、《宋史》等書最著名，其《讀書敏求記校證》初稿、再稿、三稿、四稿，亦在其內。其餘批校諸書與本館所藏之傅增湘先生批校書，或有聯繫，或有重複。此外，則金石一類書籍，章氏用力較多，當亦在內。

夏仁虎（1874—1963），江蘇江寧（今南京）人，字蔚如，號嘯庵、枝巢子等。清舉人，官御史。民國後歷任北洋政府財部次長、代總長、國務院秘書長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受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著作有《枝巢四述》、《舊京瑣記》、《嘯庵詩稿》、《嘯庵詞稿》、《嘯庵近稿》等。從檔案記錄看，四當齋藏書得以入藏國家圖書館顯然先得益於夏仁虎先生的動議，繼而得益於吳慰祖先生的信函。如果沒有這兩位先生的積極作用，這批藏書恐怕不會入藏國家圖書館。而夏仁虎先生不贊成捐贈文史館，應該是基於文史館非藏書機構，亦不同於高等院校等教學科研單位的考慮。這一意見無疑是合理的。

檔案還記錄了高熙曾、楊殿珣對章氏這批藏書價值的評估，也是恰當的。章鈺最

大的成就在於校書。章氏精於版本校勘，晚年居天津，“發憤遍校群書。日坐四當齋中丹鉛不去手，聞有孤槧異籍，必輾轉傳錄”。<sup>③</sup>據統計，章氏一生手抄、手校之書多達15000卷。有的書籍點勘多至六、七遍，一些數百卷的巨帙，校勘亦不止一次。所校最精者為《讀書敏求記校記》，《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等。金石拓片收藏也是章氏藏書的一大特色。如今國家圖書館藏拓片中就設有章鈺專藏。

高熙曾、楊殿珣在彙報完畢調查結果之後，北圖與章元善先生進行聯絡、商談。10月9日，章元善先生將四當齋藏書中的子類、丑類部分捐贈北京圖書館，由北圖點驗接收。10月13日，北圖與文化部社管局的人員一同到北京大學圖書館，與原燕京大學方面會同清點章氏所寄存的書籍。10月16日全部清點完畢。這部分書籍在《章氏四當齋藏書目》中屬於子類、丑類，會點結果與《書目》著錄略有出入。撰寫於10月16日的《會點四當齋子丑兩類遺書報告》有詳細的記錄：

一、《章氏四當齋藏書目》（燕京大學圖書館編印本）卷上、卷上補遺、卷中及附錄共列九百五十二種，六千五百九十五冊。（計原列子類書五百六十九種四千二百八十四冊，丑類書三百八十二種二千二百八十六冊，兩共九百五十一種，六千五百七十冊。）加會點時發現增出廿五冊，書名、種、冊數如下：

增書一種：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附錄（附記於上二頁五八下）三冊；

增書二十二冊：舊印雜存（原目上三頁十上）原目作三冊，實存四冊，增一；

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十卷續集十卷（原目上四頁十九下）原目作十冊，實存十四冊，增四；

定盦文集三卷續集四卷補一卷（原目上四頁二一上）原目作二冊，實存六冊，增四；

士禮居黃氏叢書存二十種一百八十八卷（原目上五頁一下）原目作二十九冊，實存三十冊，增一；

滂喜齋叢書五十種九十五卷（原目上五頁三下）原目作二十四冊，實存三十二冊，增八；

金石碑版文廣例十卷（原目中二頁十三下）原目作二冊，實存四冊，增二；

悔庵學文八卷（原目中四頁十五下）原目作一冊，實存二冊，增一；

納蘭詞五卷補遺一卷（原目中四頁二十八上）原目作一冊，實存二部二冊，增一。

以上八種共增出二十二冊。

二、上項書籍內，下列各書未能查見，應作殘缺：

缺書：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附校勘記二十卷（原目上一頁三上），四冊

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三十卷附錄三卷（原目上二頁五九上），六冊

王文勤公年譜一卷（原目上二頁六四上），一冊

國朝古文匯鈔作者姓氏爵里卷（原目上二頁六五下），一冊

蘇州府志一百五十卷卷首三卷（原目上二頁六七下），八十冊

寫經樓金石目不分卷（原目上二頁八〇下），八冊

史微（原目上二頁八八下），二冊（原缺）  
東坡樂府二卷（原目上四頁三五下），一冊  
花間集四卷（原目上四頁三七上），二冊  
金石書目二卷（原目中二頁十二下），一冊  
四寸學六卷（原目中三頁三下），二冊（原缺）  
沈石田集不分卷（原目中四頁六上），八冊  
清閨閣集十二卷（原目中四頁九下），四冊  
絳附閣詩稿十一卷（原目中四頁十四上），四冊  
閑清集六卷（原目中四頁二五上），六冊  
殘書：孟東野集十卷（原目上四頁二下）原目作二冊，實存一冊，缺一  
春暉堂叢書十一種存三十二卷（原目上五頁三下）原目作十一冊，實存六冊，缺五  
靈鶴閣叢書存五十五種九十四卷（原目上五頁四下）原目作四十一冊，實存  
四十冊，缺一

東塾遺書四種九卷（原目上補頁二下）原目作二冊，實存一冊，缺一  
陸定蹕先生未定稿（冷廬詩鈔一卷感舊詩一卷懷人詩一卷集蘭亭敘詩一卷）  
（原目中四頁十八下）原目作三冊，實存二冊，缺一

以上共缺十五種一百三十冊（內子類九種一〇五冊）

共殘九冊（內子類八冊，丑類一冊）

計共殘缺十五種一百三十九冊（內子類九種一百十三冊，丑類六種二十六冊）

三、實際點見：

子類書 五百六十一種，四千一百九十二冊

丑類書 三百七十六種，二千二百六十四冊

兩共九百三十七種，六千四百五十六冊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六日

會點人：

前燕京大學方面

中央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方面

見照人

（因檔案裝訂，簽名被遮蓋）

10月31日，這批藏書全部運送至北京圖書館。當日，採訪部向館長上呈報告，簡要地敘述了這件事情的前後過程，全文如下：

#### 點收四當齋子丑兩類遺書報告

1952年10月9日，章元善先生代表四當齋來館，將四當齋藏書中之子丑兩類，捐贈國家，由我館點收。當即決定於10月13日派員與北大圖書館會點，點查根據，係以前燕京大學圖書館鉛印之《四當齋藏書目》為準。自13日起至16日止，業已全數點清，多出及殘缺等情形另見《會點四當齋子丑兩類遺書報告》。10

月31日已將點查書籍運館，計四十六箱，在箱之外，尚有零本247冊。現存於地下室十一號內。茲將點查目錄四冊及會點報告一份附呈，請予存案並轉呈社管局。

（簽章“北京圖書館中文採訪股採訪部”）

1952年10月31日

該報告清楚地記錄了章氏捐書、各方會點以及書籍運送至北圖的具體時間，是一份很重要的檔案。之後，北圖將接受四當齋藏書的報告以及相關文件、清單上呈文化部社管局備案。

四當齋的這批書籍入藏北圖之後，按照當時北圖的古籍收藏原則與標準，將其中的173種挑選出來入藏善本書庫，其餘則存於普通古籍書庫。

1955年5月，章元善先生又將四當齋所藏碑誌、法帖以及餘存書籍等共四大項捐贈給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文物局根據收藏分工，將這部分藏品撥交北京圖書館。至今，國家圖書館依然保存有1955年5月編訂的《章元善捐贈碑誌、法帖、書籍等清冊》以及12月20日文物局要求北圖補辦撥交手續的公函。《清冊》文繁不錄，僅將文物局的公函正文抄錄於此：

北京圖書館：前撥交你館章元善同志捐獻的碑誌、法帖、書籍等伍百陸拾玖項，共計伍百肆拾柒冊，壹百叁拾肆軸，叁仟零陸拾貳張，壹拾陸包，已由我局羅福頤同志會同你館索恩錕同志造冊點收，裝箱運回你館。茲隨函附去清冊、撥交單各一份，請即派員來局補辦撥交手續。

此次章氏所捐碑誌、法帖、書籍等項的數量，在《清冊》與該函件中均有清晰的記錄。其中的碑誌、法帖，與後來購自周紹良先生所藏的四當齋拓本一起，構成金石拓片庫房中的章鈺專藏。詳細情形，可參見冀亞平《金石拓本中的章鈺專藏》。<sup>④</sup>

近代以來，隨著新式圖書館的興起，許多私家藏書以捐贈或轉讓的方式匯入政府創辦的圖書館，結束了古代私家藏書聚散無常的定式，避免了珍貴古籍的亡失之虞。四當齋藏書捐贈至今，在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都得到完整保存，成為對霜根老人的最好紀念。

#### 注釋：

① 章鈺跋元刻本《茅山志》（國家圖書館藏）

② 顧廷龍編：《章氏四當齋藏書目》卷前附《贈與及寄託霜根老人四當齋遺書契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本，2007年。

③ 張爾田：《先師章式之先生傳》，見顧廷龍編《章氏四當齋藏書目》，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本，2007年。

④ 冀亞平：《金石拓本中的章鈺專藏》，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編《文津流觴》第9期。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研究院）